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五

講義

經筵講議

大學

臣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古之為教者
有小子之學有大人之學小子之學灑掃
應對進退之節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是也大人之學窮理脩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道是也此篇所記皆
大人之學故以大學名之

臣又嘗竊謂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賦之以
仁義禮智之性叙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之倫則天下之理固已無不具於一人
之身矣但以人自有生而有血氣之身則不



能無氣質之偏以拘之於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於後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於亂其倫理而陷於邪僻也是以古之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歲而入小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後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之不學而天下國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也及周之衰聖賢不作

於是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脩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其書雖有存者皆不過爲世儒誦說口耳之資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旣其實必求其理而責之於身者也是以風俗敗壞人才衰乏爲君者不知君之道爲臣者不知臣之道爲父者不知父之道爲子者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皆由此學不講之故也至于我朝天運開泰於是河南程顥及其弟頤始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而其所以開示學者則於

此篇之旨深致意焉若其言曰大學乃孔氏
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大學乃初學入
德之門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賴有此
篇尚存其他則莫如論孟其可謂知言之要
矣後之君子欲脩己以治人而及於天下國
家者豈可以舍是而他求哉臣以無能獲奉
明詔使以此篇進講謹誦所聞釋其名義如
右惟聖明之留意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臣熹曰大

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
於天至明而不昧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
蔽則有時而昏故當有以明之而復其初也親
程氏以為字當作新是也其義則去其舊而新
之云爾言既能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
人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
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
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
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
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臣竊謂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而人物之生莫
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為一身之主但其所以
為此身者則又不能無所資乎陰陽五行之
氣而氣之為物有偏有正有通有塞有清有
濁有純有駁以生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正且
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以人之類而

言之則得其清且純者為聖為賢得其濁且
駁者為愚為不肖其得夫氣之偏且塞而為
物者固無以全其所以生之全體矣惟得
其正且通而為人則其所以生之全體無不
皆備於我而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粲
然有以應乎事物之變而不昧是所謂明德
者也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此而
其所以可為堯舜而參天地贊化育者亦不
外乎此也然又以其所得之氣有清濁純駁
之不齊也是以極清且純者氣與理一而自
無物欲之蔽自其次者而下則皆已不無氣
稟之拘矣又以心於氣稟之心接乎事物無
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
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
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
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
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
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
參天地然亦不能有以自知矣是以聖人施
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大學

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
之即其所養之中而發其明之之端也繼之
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
其已明之端而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
發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
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
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然之明哉是
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
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
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
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
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
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汙苟賤之
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救
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
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
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如我之有以自明而
去其舊染之汙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
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
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

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
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
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矣以其
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
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
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
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
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
者所以慮其理雖復而有不純欲雖克而有
不盡將無以盡夫脩己治人之道而必以是
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
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
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
恨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
後能慮慮而后能得

臣熹曰止者所當止之地
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

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外馳安謂所處
而安慮謂思無不審得謂得其所止

臣謹按此一節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
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
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

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
固欲其中然不先有以知其所當中之地則
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
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
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
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
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
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
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
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
而止之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臣熹曰明

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於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臣竊謂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
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
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
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蓋欲治人
者不可不先於治己欲體道者不可不先於
知道此則天下國家之達道通義而為人君
者尤不可以不審是以臣愚竊願陛下深留

聖意伏乞睿照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臣熹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

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維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臣謹按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

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

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
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彊以脩之亦不可得
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心之
發則意也不能純一於善而不免為自欺則
心為所累雖欲勉彊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
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者夫知則
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不能推而
致之使其內外昭融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際
私欲萌焉雖欲勉彊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
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
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
至於物則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
也不能即而窮之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
則理所未窮知固不盡雖欲勉彊以致之亦
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
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
言窮之而至其極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
國治而后天下平

臣熹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

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

臣謹按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可一於善而無不實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可致其虛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可不陷於其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臣熹曰壹

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其本亂而未

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

也

臣熹曰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臣竊謂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

天下國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

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

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

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

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

然之理也孟子所謂天下國家皆本於身又
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皆本於此蓋
君猶表也民猶影也表正則影無不正矣君
猶源也民猶流也源清則流無不清矣若夫
天下之物則有親有疎有近有遠而心之應
物則有重有輕有長有短親者重而疎者輕
近者長而遠者短重而長者在所先輕而短
者在所後亦理勢之必然非人之所能爲也
是以此章詳陳大學之條目曰格物曰致知
曰誠意曰正心曰脩身曰齊家曰治國曰平
天下凡有八事而於章末獨以脩身齊家二
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其旨益
以深矣臣願陛下清間之燕從容諷味常存
於心不使忘失每出一言則必反而思之曰
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
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小而頓
笑念慮之間大而號令黜陟之際無一不反
而思之必無害也然後從之有害則不敢也
則又夙興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
乎夜寐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

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食息無時不反而思之必已厚也然後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則又恐懼而益加厚焉念念如此無少間斷則庶乎身脩親悅舉而措諸天下無難矣惟陛下深留聖意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皆大學經文自則近道矣以上為前章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下為後章前章略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極為詳備蓋夫子所誦古經之言而曾子記之自此以

下傳文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當俟異日詳究其說然必先讀經文使之習熟而綱領條目羅列胷中如指諸掌然後博考傳文隨事體察而實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則大學之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矣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則天下幸甚

康誥曰克明德

臣熹曰克能也○有勝義言文王能明其明德也

太甲

曰顧諟天之明命

臣熹曰顧目在之也諟古是字通用天之明命即人之明

德也言先王之心常欲明其明德如目在夫物不敢忘也帝典曰克明峻德

臣熹曰峻書作俊大也大德即明德也言堯能明其大德也皆自明也臣熹曰結

所引書以釋明明德之意皆謂自明已之明德也

臣謹按此傳之首章釋經文明明德之義舊

本脫誤今移在此其曰克明德者見人皆有

是明德而不能明唯文王能明之也夫人之

所以不能明其明德者何哉氣稟物欲害之

也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

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

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不獨

耳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皆有所不

克唯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

之而無難也其曰顧諟天之明命者人受天

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

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

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事親

事長飲食起居其所當然各有明法人唯不

察於此是以氣稟物欲得以蔽之而不能自

明常自在之無少間斷真若見其參於前倚

於衡也則明德常明而天命在我矣其曰克明後德者人之為德未常不明而其明之為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不

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唯堯為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暗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也皆自明也者言此上所引三句皆言人當有以自明其明德也能自明其明德則能治其天下國家而有以新民矣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臣熹曰盤也銘名其器以自戒之辭也苟誠也湯以為人之洗濯濯其心以天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

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汗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斷也間康誥曰作新民臣熹曰鼓之舞之之謂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臣熹曰言周國雖

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而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臣熹曰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臣謹按此傳之二章釋新民之義也蓋沐浴之盤者常用之器而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

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意有所怠而忽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

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其辭所謂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則取沐浴之事而
言之蓋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
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
身之潔而塵垢污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
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
猶其䟽滌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污
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
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
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
之污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
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
明而不復爲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
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䟽滌澡
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爲舊
染之污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
惟學於伊尹而有得於此故有感乎沐浴之
事而刻銘於盤以自戒焉而稱其德者亦曰
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
心又曰從諫弗拂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

備檢身若不及皆日新之謂也至詩所謂聖
敬日躋者則其語意於日新爲下近而敬之
一字又見其所以日新之本蓋不如是則亦
何地可據而能日繼其功哉其後伊尹復政
太甲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爲下寧之戒
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
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
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
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至
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而於
凡席觴豆刀劍戶牖盥槃莫不銘焉則亦聞
湯之風而興起者皆可以爲萬世帝王之法
矣傳者釋新民之義而及於此蓋以是爲自
明之至而新民之端也其曰作新民者武王
之封康叔以商之餘民染紂汙俗而失其本
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
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
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
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其曰周雖舊邦
其命惟新者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

餘年至于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若君之德皆蔽穢濁而無以日新則民德隨之亦為昏蔽穢濁而日入於亂民俗既壞則天命去之而國勢衰弊無復光華如人向老如日將暮日凋日瘁日昏日暗不覺滅亡之將至若其德以自新而推以及民使民之德亦無不新則天命之新將不旋日而至矣其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臣熹曰邦畿王者之

有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

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臣熹曰緡蠻鳥

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詩云穆穆文王於

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

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臣熹

曰穆穆深遠之意於嘆美辭緡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

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詩云瞻彼淇奧葦竹猗猗者乃其目之大者也

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

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

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

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者道

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臣熹曰淇水名與隈

盛貌斐文貌切以刀銘琢以推鑿皆裁物使成

形質也磋以鐵錘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

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

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進進不已也瑟嚴

密之貌誼詩作誼忘之貌喧詩作喧赫喧宜著盛大

之貌誼詩作誼忘之貌喧詩作喧赫喧宜著盛大

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五釋之以見

能得至善之所由而又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

以替美德容之盛也

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

以沒世不忘也臣熹曰於戲嘆辭前王謂文武

後民也此言前王盛德至善之餘澤使天下後

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雖已沒世而人思慕

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味臣謹按此傳之三章釋經文止於至善之義

其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者以民止於邦畿明物之各有所止也其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言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

止而止之也其引穆穆文王以下一節則以
聖人之止而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
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爲
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爲人臣則其所
當止者在於敬爲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
孝爲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
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
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爲
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
是焉但衆人類爲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
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
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
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
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
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
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則其敬止之功是亦
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
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然君之所以仁
臣之所以敬子之所以孝父之所以慈朋友

之所以信皆人心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能
爲也但能因事推窮以至其極而又推類以
盡其餘則天下之物皆有以見其至善之所
在而止之矣其引瞻彼淇奧以下舊本脫誤
今移在此其意則以明夫所以得其至善而
止之之方與其得止之驗也夫如切如磋言
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
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
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
至善之由也怕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
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晬面盎背施
於四體而爲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
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
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
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
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其引於戲前王不忘以下一節則因上文民
不能忘而言也蓋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
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
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

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子曰聽訟猶吾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

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臣熹曰猶人不同於人也情實

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

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臣謹按此傳之四章釋經文物有本末之義

也舊本脫誤今移在此蓋言聖人德盛仁熟

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

長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

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

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

之明効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

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太學之傳以釋正經

前章之義者也其言克明德者欲學者自

彊其志以勝其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能

明其明德也其言顧諟天之明命者欲學者之於天理心存目在而不可以頃刻忘

也其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欲學者
深自省察一日沛然有以去惡而遷善則
又如是日日加功而無間斷也其言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者欲學者之不以小善自
足而益進其功以求止於至善亦日新之
意也凡此數者其言雖殊其意則一臣願
陛下深留聖意而實致其功必使一日之
間曉然有以見夫氣稟物欲之爲已害脫
然有以去之而無難則天理之明瞭然在
目而有以爲日新之地矣然後日日新之
又日新之如既切而復磋之如既琢而復
磨之以至於至善在我而無所不用其極
則宋雖舊邦而天之所以命陛下者則新
矣如其不然則臣恐天下之勢將有如前
章所謂向老而將暮者臣不勝大懼惟陛
下之留意焉

又
此謂知本

程氏曰此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臣熹曰此句之上當有關

臣謹按此傳之五章其次當釋物格知至之
義今亡其辭而獨留此一句乃章末之結語

也臣嘗竊考此篇之旨其綱領有三其條目有八而格物致知最爲先務今乃獨遺其本傳之文不知其所以發明此旨者果爲何說其可惜也然而尚賴程氏之言有可以補其亡者如曰學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正心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知此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但能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

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至於論其所以用力之本則其言又曰學道以知爲先致知以敬爲本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論其所以爲敬之方則其言又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存之久而天理明矣至其門人謝良佐之言則曰敬是常惺惺法尹焞之言則曰人能收斂其心不容一物則可以謂之敬矣此皆切至之言深得聖經之旨傳文雖亡然於此可以得其梗槩矣故臣又拾遺意而論之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具於人心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

支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是乃書所謂降衷詩所謂秉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氏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載所謂萬物之一原邵雍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與愚人之與物相與殊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人習於誠敬則所以養其德性收其放心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所謂格物致知云者又欲其於此

有以窮究天下萬物之理而致其知識使之
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
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
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
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物與獸
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自不容
已者而又從容反覆而日從事乎其間以至
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理皆有
以究其表裏精粗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
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凡此
推演雖出管窺然實皆聖經賢傳之意造道
入德之方也抑臣聞之治古之世天下無不
學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教之爲尤密蓋自
其爲赤子之時而教已行矣及其出就外傳
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齒於胄子則又有大
學之學凡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之
具已先熟於爲臣爲子之時故其內外凝肅
思慮通明之効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
以能秉本執要醕酢從容取是舍非賞善罰
惡而姦言邪說無足以亂其心術也降及後

世教化不脩天下之人例不知學而尊且貴者爲尤甚蓋幼而不知小學之教故其長也無以進乎大學之道凡平日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者既已一切鹵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所恃以應事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始欲學於小學以爲大學之基則已過時而不暇矣夫手握天下之圖身據兆民之上可謂安且榮矣而其思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術使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惑於前騁其擬議窺覷於後是則豈不反爲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尚幸有可爲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於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勵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從今日從事於敬以求放心則猶可以涵養本原而致其精明以爲窮理之本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實下功夫不可但崇空言以應故事而已也臣義切愛君不覺煩瀆下情無任恐懼懇激之至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臣熹曰毋者禁止之辭也人心本善故其

所發亦無不善但以物欲之私雜乎其間是以爲善之意有所不實而爲自欺耳能去其私則

無不自欺而意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臣熹曰如惡惡臭惡之深

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

欺矣必謹其獨者所以察之於隱微之小人間

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

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

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臣熹曰間居

銷沮閉藏之貌小人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

於顯明之地則自欺之甚也然既實有是惡於

中則其證必見於外徒爾自欺而不足以欺人

也君子之謹獨不待監此而後能然亦不敢不

加勉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臣熹

曰言雖幽隱之中吾所獨知之甚也而富潤屋德

衆所共見有如此者可畏之甚也

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臣熹曰胖安

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體常

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

外者如此又君子之所以

不可不謹獨而誠其意也

臣謹按此傳之第六章承上章之言以釋經

文誠意之義者也臣又詳說之曰民之秉彜本無不善故人心之發莫不知善之當為而欲為之惟其氣稟之雜物欲之私有以害之是以為善之意有所不實而不免為自欺也所謂自欺者外有欲善之形而其隱微之間

常有不欲者以拒乎內也外有惡惡之狀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惡者以主乎中也是以其外雖公而中則私其形常是而心則否是皆自欺之類也所謂誠其意者亦禁乎此而已矣能禁乎此則其心之所發在於好善則表裏皆好而隱微之間無一豪之不好心之所發在於惡惡則表裏皆惡而隱微之間無一豪之不惡是以其好善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而方寸之間無有纖芥不快不足之處是則所謂自慊而意之誠也能自

慊而意識則其隱微之間無非善之實者君子於此亦致其謹而不使一豪之私得以介乎其間而已若小人之自欺則不惟形於念慮之間而必見於事為之際此知其為惡而揜之則既不足以自欺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則又不足以欺人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又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其引曾子之言以下則所以明夫隱微之間實有不善則人皆知之如十目之所同視十手之所同指無不見之甚可畏也隱微之間實無不善則

其形於外也亦然蓋多財之人其屋必美有德之人其身必脩其心廣大則其體必安舒此又以著理之必然而見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之指也然考之於經則所以能誠其意者乃在夫知至蓋知無不至則其於是非得失皆有以剖析於蒙釐之間而心之所發必無外善內惡之弊所以有主於中有地可據而致謹於隱微之閒也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爲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爲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然猶爲衆人言之耳若夫人君則以一身託乎兆民之上念慮之閒一有不實不惟天下之人皆得以議其後而禍亂乘之又將有不可遏者其爲可畏又不止於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而已願陛下於此深加省察實用功夫則天下幸甚如其不然則今日區區之講讀亦徒爲觀聽之美而已何益於治道有無之實以窒夫禍亂之原哉

本朝太廟制

從後看起

東夾室

第十一室

穆廟廢此廟
高宗欲遷高宗於第十室而

廢此廟

欲遷高宗於第九室而

第十室

穆廟孝宗於此為穆廟
欽宗欲遷欽宗於第九室而奉

廢此廟

欲遷欽宗於第八室而

第十一室

昭廟高宗於此為昭廟
徽宗欲遷徽宗於第八室而奉

孝宗於此為穆廟

欲遷徽宗於第七室而奉

第九室

昭廟高宗於此為昭廟
哲宗欲遷哲宗於第六室而奉

高宗於此為昭廟

欲遷哲宗於第五室而奉

第八室

穆廟徽宗於此為穆廟
神宗欲遷神宗於第六室而奉

欽宗於此為穆廟

欲遷神宗於第五室而奉

第七室

昭廟哲宗於此為穆廟
英宗欲遷英宗於第五室而奉

徽宗於此為昭廟

欲遷英宗於第五室而奉

自後漢明帝以來太廟制皆同堂室歷世因之未有能改堂之上

殿神並享其禮不專昭穆但有南北之辨而無

左右之別聖爽之後雖依古法附于祖而遷主

之際乃從制而全室之

室殊無意義又如古制昭廟則穆不動祔

穆廟則昭不動如之去則每祔室而遷室皆

天

女

古廟制



挑廟議狀 井圖

見行廟
室次第

今禮官等議 今真擬定

第六室 穆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仁宗欲遷仁宗於第四室而奉
哲宗於此為昭廟
欲遷仁宗於第四室而奉
神宗於此為昭廟

第五室 昭廟 真宗於此為穆廟
真宗欲遷真宗於第三室而奉
仁宗於此為昭廟
哲宗於此為昭廟
欲遷真宗於第三室而奉
神宗於此為昭廟

第四室 穆廟 仁宗於此為昭廟
太宗欲遷太宗於第二室而奉
真宗於此為穆廟
哲宗於此為昭廟
欲遷太宗於第二室而奉
神宗於此為昭廟

第三室 穆廟 真宗於此為穆廟
太祖欲遷太祖於第一室而奉
太宗於此為穆廟
哲宗於此為昭廟
欲遷太祖於第一室而奉
神宗於此為昭廟

第二室 昭廟 太宗於此為昭廟
宣祖欲遷宣祖於西夾室而奉
太祖於此為穆廟
哲宗於此為昭廟
欲遷宣祖於西夾室而奉
神宗於此為昭廟

第一室 穆廟 太祖於此為穆廟
穆祖欲遷穆祖於西夾室而奉
太祖於此為穆廟
哲宗於此為昭廟
欲遷穆祖於西夾室而奉
神宗於此為昭廟

西夾室

欲遷穆祖宣祖於此

欲遷宣祖真宗於此

於太祖之夾室矣

一卅各為
一廟廟者
門有室者
室有房者
夾室有殿
四室有牆

制也然礼曰魯公之廟文武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則天子之制亦如此矣

亦當如此但三昭三穆而宗無數爾其逐廟門室室文寢墻之制已見前圖

本朝當以正廟正堂

穆世室

穆宮一

穆宮二

穆宮三

室祀穆祖而順翼蓋周人以此廟正堂

周人以成王昭聖以下

三祖之祀聖藏于西夾

祀聖而成王昭聖

室於祭並如周制而

以下聖藏于西

穆祖東向順祖堂

夾室

西夾室

太宗仁宗神宗徽宗

本朝當以其正堂

本朝當以真宗英

高宗皆南向翼

祀太祖而真宗英宗

宗哲宗欽宗孝宗

祖真宗英宗哲宗

哲宗欽宗孝宗

迭居此下三宮當

欽宗孝宗皆北向

當於西夾室

遷則藏于太祖

宗三主藏此

見行檢事案

此礼於中行之今廟改於堂上行其始相及諸修廟至後皆無所依非礼之正

今禮官所議檢事位次

此圖四祖或於夾室前或於別廟而太祖以下於太廟之堂上皆非禮也

徽宗

英

高宗

高宗

英

高宗

英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真宗

仁宗

仁宗

太祖

真宗

宣祖

德祖

太宗

太宗

德祖

真宗

順祖

西

翼祖

宣祖

西

翼祖

今擬定祫享位次

此圖今以廟制未能如古且欲權於大廟堂
上行禮俟他日改立廟制即於室中行禮

高宗

高宗

徽宗

徽宗

神宗

神宗

仁宗

仁宗

太宗

太宗

宣祖

宣祖

順祖

順祖

具位

準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禮
官集議四祖桃主宜有所歸者熹今竊詳羣
議其說雖多而揆以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
於太廟之西夾室則古者唯有子孫桃主上
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桃主下藏于
子孫夾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西夾室者
僖祖之西夾室也故順翼二祖之主藏焉而
無不順之疑今既桃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
室矣則夾室者乃太祖之夾室自太祖之室

視之如正殿之視朵殿也子孫坐於正殿而
以朵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
至於祫享則又欲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別祭
焉則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
祖神坐之背前孫後祖此又不可之二也如
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則不唯喪事即遠有
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
亦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為尊祖而實
卑之又當祫之時羣廟之主祫于太廟四祖
之主祫于別廟亦不可謂之合食此又不可

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
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而不得合食亦與別
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反復尋
繹皆不可行議者亦皆知其不安而不知所
所以然者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
祫時暫東向之故而為此紛紛不復顧慮殊
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
祖兩廟威靈常若相與爭校彊弱於冥冥之
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傍徨躑躅不知
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己不知朝廷方此多

事之際亦何急而爲此也今亦無論其他但以太祖皇帝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況僖祖桃主遷於治平而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旣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無以異於生存之時乃爲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時乎且議者之所以必爲此說者無他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爲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若以此言則后稷本封於郃而不密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爲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

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有無哉況
周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
而宗武王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
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羣廟則亦不
待東向於祫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
日宗廟之制未能如古姑以權宜而論之則
莫若以僖祖擬周之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
室順祖爲昭翼祖爲穆宣祖爲昭而藏其祧
主于西夾室太祖爲穆擬周之文王爲祖而
祭於太廟之第二室太宗爲昭擬周之武王
爲宗而祭於太廟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又
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真宗爲穆其祧主
亦且權藏於西夾室仁宗爲昭爲宗而祭於
第四室亦爲世室如太宗之制英宗爲穆藏
主如真宗之制神宗爲昭祭第五室哲宗爲
穆祭第六室徽宗爲昭祭第七室欽宗爲穆
祭第八室高宗爲昭祭第九室孝宗爲穆附
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爲宗爲世室如太宗
仁宗之制三歲祫享則僖祖東向如故而自
順祖以下至于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爲安

而於禮爲順矣至於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尚期異時興復之後還反舊都則述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繆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禘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也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誦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誦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誦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爲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禘則所誦之祭常少亦中事情故事於此嘗有感焉竊獨以爲今欲議四祖神位所祔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爲順易而無事也熹孤陋寡聞所見如此昨日適以衰病不及預議伏念宗廟事重不敢緘默須至申聞者

右件如前并畫到圖子四紙繳連在前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并賜詳酌敷奏施行伏候鈞旨

小貼子

按禮家先儒之說兄弟傳國者以其嘗
為君臣便同父子各為一世而天子七廟宗
者不在數中此為禮之正法若今日見行廟
制則兄弟相繼者共為一世而太廟增為九
世宗者又在數中皆禮之未失也故熹狀中
所擬太廟世數一準先儒之說固知未必可
用若議者乃用今制而反不曾詳考自僖祖
以至孝宗方及十世太祖太宗為第三世尚
在四昭四穆之中今日祧遷只合依孝宗初
年遷翼祖例且遷宣祖然後為得乃不察此
而欲一旦無故并遷僖宣二祖又彊析太祖
太宗各為一世既與哲徽欽高之例不同又
使太廟所祀其實僅及八世進不及今之九
退不成古之七尤為乖繆無所據依政使熹
說迂闊多所更改不可施行其議者并遷二
祖析一為二之失亦合速行改正且遷宣祖
而合太祖太宗復為一世以足九世之數伏
乞詳察

熹既為此議續搜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
以為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

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
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
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
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
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
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
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
世俗之儒喜竊詳順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
同至論此事則深伏之以爲高於世俗之儒
足以見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

■以衆人不免自有爭較彊弱之心雖於祖
考亦忘遜避故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僖祖
則民無得而稱焉遂欲尊太祖而卑僖祖又
見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
議隅不出此而王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
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
者而盡廢之所以無故生此紛紛今以程頤
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
之是非可坐判矣并乞詳察

面奏桃廟劄子并圖

舊制

今議

臣熹擬定

九世 欽宗 高宗

高宗 世室

八世 哲宗 徽宗 孝宗

欽宗

七世 神宗

欽宗 高宗 徽宗

107

宋文公集卷十五

四

宋文公集卷十五

四

明

六世	英宗	哲宗	徽宗	哲宗
五世	仁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四世	真宗	英宗	仁宗	仁宗
三世	太祖	太宗	太宗	太宗
二世	宣祖	真宗	太祖	太祖
一世	僖祖	太祖	太宗	僖祖
來室	順祖	翼祖	僖祖	順祖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為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寢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奏以為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為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其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柩啓祖宗之尊而下附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緯維孫朴孫固等以為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為太祖

受命立極當爲始祖而祫享東向僖祖初無功
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
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
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
應人以寧兆庶其爲功德蓋不必身親爲之然
後爲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爲初廟
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而不敢以功業自居
矣今乃以欲竄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
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
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爲人雖不君光等之賢而
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
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
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
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已以即夫心之所
安是以紛紛多爲異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
以正之不謂今者之來適逢此議而又以疾病
之故不獲祗赴謹已略具鄙見申尚書省乞與
敷奏并畫成圖本兼論古今宗廟制度得失因
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爲
當貼說詳盡而所論并祧二祖止成八世之說

尤爲明白未知已未得達聖聽欲乞宣問詳賜
覽觀并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
敬宗報本反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
幸甚取進止 乞降付尚書省

貼黃

臣竊見今者羣臣所議奉安四祖之禮多有
未安蓋不遷僖祖則百事皆順一遷僖祖則
百事皆舛雖復巧作回互終不得其所安而
又當此人心危疑之際無故遷移國家如祖
之此亦惑衆聽實爲非便而或者以謂前日
之議已奉聖旨恭依難復更改臣竊詳治平
四年三月議者請遷僖祖已詔恭依至熙寧
五年十一月因章衡王安石等申請復還僖
祖又詔恭依蓋宗廟事重雖已施行理或未
安不容不改伏乞聖照

議祧廟劄子

臣前日面奏祧廟事伏蒙聖慈宣諭若曰僖祖
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曾祧壽皇即位時亦
不曾祧太上即位時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
臣恭承聖訓仰見陛下聖學高明燭見事理尊

事宗廟決定疑惑至孝至明非羣臣所能及不勝嘆仰然今已多日未聞降出臣元奏劄子付外施行竊慮萬機之繁未及指揮欲望聖明早賜處分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降付尚書省

進擬詔意

廟議劄狀并圖包括古今曲盡底蘊非獨可為今日之法亦可留備他日稽考不若降出更令詳議如彼說妄便可反復剖析以盡同異如彼說是此便不當固執如但含糊直降指揮却恐不厭衆心反有輕率偏徇之誚若必不欲降出

再議即當擬定詔意乞降御筆指揮然終不若再議之為善也其詔意如左云昨因臣僚請遷僖祖皇帝而尊太祖皇帝為初室將來祫享即正東向之位當已恭依今復思之殊有未便蓋太廟見祀九世十二室僖祖自熙寧以來尊為始祖祭于初室百世不遷過於享日即居東向之位已合典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太祖尚在四昭四穆之內亦未合便居初室亟正東向却使太廟止成八世而四祖不得合食不若上存僖祖為初室東向如故而遷宣祖一世於西夾

室太祖太宗仁宗三室亦爲百世不遷之廟將來未不祧毀庶幾存以仰順祖宗之孝心不至妄滅太廟世數且符合食之義以副朕欽承宗廟之意其 月 日閏十月 日兩次已降指揮更不施行

山陵議狀

具位臣朱熹

準尚書吏部牒十月九日殯宮覆按使孫逢吉狀定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神穴事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限三日集議

聞奏臣方欲赴臺集議忽聞朝廷已別差官前去宣諭即與衆官具狀申省別聽指揮外臣竊有愚見深恐言之不早有誤大計須至先具奏聞

右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聖德神功覆冒寰宇深仁厚澤浸潤生民厭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後昆永永無極而因山之卜累月于茲議論紛紛訖無定說臣嘗竊究其所以皆緣專信臺史而不廣求術士必取國音坐丙向壬之穴而不博訪名山是以粗略

苟簡唯欲附於紹興諸陵之旁不惟未必得其
形勢之善若其穴中水泉之害地面浮淺之虞
偏灰傷破之餘驚動諸陵之慮雖明知之亦不
暇顧羣臣議者又多不習此等猥賤之末術所
以不能堅決剖判致煩明詔博訪在廷臣實痛
之其敢無辭以對蓋臣聞之葬之爲言藏也所
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在房之
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
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
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
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再卜焉近
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
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
訪名山參互比較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其
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
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
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
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罹發
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也至於穿
穴之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

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挺災此雖
術家之說然亦不爲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
詔之所詢者其得失大槩已可見矣若夫臺史
之說謬妄多端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
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
代之達禮也即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蓋
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
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
背陽而向陰之理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
先論其主勢之彊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

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
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
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全不論此
而直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羣姓而
謂冢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
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今乃以爲
祖宗以來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則姑
亦無問其理之如何但以其事實之則其繆不
攻而自破矣蓋自永安遷奉以來已遵用此法
而九世之間國統再絕靖康之變宗社爲墟高

宗中興匹馬南渡壽皇復自旁支入繼太統至於
思陵亦用其法而壽皇倦勤之後旋即升遐太上違
豫日久以至遜位赤山亦用其法而莊文魏邸相繼
薨謝若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
則國音之說自為無用之談從之未必為福不從未
必為禍矣何為信之若是其篤而守之若是其嚴哉若曰
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向北固
已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臺史
之言進退無據類皆如此試加詰問使之置對必
無辭以自解矣若以地言則紹興諸陵臣所未覩不
敢輕議然趙彥逾固謂舊定神穴土肉淺薄開
深五尺下有水石難以安建矣而荆大聲者乃
謂新定東頓之穴比之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
五分開深九尺即無水石臣嘗詳考二人之言
反復計度新穴比之舊穴只高一尺一寸五分
則是新穴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則與舊穴五尺
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
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耶且大聲既
知有此無水吉穴當時便當指定何故却定土
肉淺薄下有水石之處以為神穴直至今日前

說小八字滿露無地可葬然後乃言之耶其反覆繆妄小人常態雖若不足深責然其姦心乃欲奉壽皇梓宮置之水中而略不顧忌則其罔上迷國大逆無道之罪不容誅矣脫使其言別有曲折然一坂之地其廣幾何而昭慈聖獻皇后已用之矣徽宗一帝二后又用之矣高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計其地氣已發洩而無餘行圍巡路下宮之屬又已迫狹之甚不可移減今但就其空處即以為穴東西趨那或遠或近初無定論蓋地理之法譬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

有毫釐之差使醫者之施砭艾皆如今日臺吏之定宅兆則攻一穴而徧身皆割矣是又安能得其穴道之正乎若果此外別無可求則亦無可柰何而今兩浙數州皆為近甸三二百里豈無一處可備選擇而獨遷就偪仄於此數步之間耶政使必欲求得離山坐南向北之地亦當且先泛求壯厚高平可葬之處然後擇其合於此法者況其謬妄不經之說初不足信也耶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蓋富陽乃孫氏所起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

命之邦也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遠密而臣未之見也凡此數處臣雖未敢斷其必爲可用然以臣之所已見聞者逆推其未見未聞安知其不更有佳處萬萬於此而灼然可用者乎但今偏信臺史之言固執紹興之說而不肯求耳若欲求之則臣竊見近年地理之學出於江西福建者爲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豈無一人粗知梗槩大略平穩優於一二臺史者欲望聖明深察此理斥去荆大聲置之於法即日行下兩浙帥臣監司疾速搜訪

量支路費多差人兵轎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得五七處然後遣官按行命使覆按不拘官品但取通曉地理之人參互考校擇一最吉之處以奉壽皇神靈萬世之安雖已迫近七月之期然事大體重不容苟簡其孫逢古所謂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爲上此十字者實爲至論惟陛下采而用之庶幾有以少慰天下臣子之心用爲國家祈天永命之助臣本儒生不曉術數非敢妄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聖聽自速譏誚蓋誠不忍以壽皇聖體之重委之水泉沙

樂之中殘破浮淺之地是以痛憤激切一爲陛下言之譬如鄉鄰親舊之間有以此等大事商量吾乃明知其事之利害必至於此而不盡情以告之人必以爲不忠不信之人而況臣子之於君父又安忍有所顧望而默默無言哉惟陛下詳賜省察斷然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付尚書省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五



